

中国文学之旅
文化大散文
丛书

宋词之旅

李元洛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

宋词之旅

李元洛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267

[323]

Qat78/07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词之旅/李元洛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54-2940-8

I.宋…

II.李…

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0724 号

责任编辑:黄义和

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郭召明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75 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5 千字 印数:1-7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本书系“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”之二。

本书以宋词和宋代词人为题材创作的专题系列散文。作者“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，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合为一事”，抒写了对宋词的个人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，开掘了宋词的当下意义和现代价值。

作者力图为散文这种极其古老的文体注入新的生命活力，将山水游记、文学评论、诗词札记、文化随笔及一般意义上的散文等多种文体因素溶合一起。对散文新文体的创作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。

文章不写半句空

(代序)

王开林

一位优秀的作家，性情真诚则未必学养深厚，学养深厚则未必胸襟广阔，胸襟广阔则未必气质高华，古典精神和现代意识双剑合璧，则尤其难能可贵。“四美具，二难并”，这样的优秀作家在熙熙为名、攘攘为利的中国当代文坛，早已寥若晨星，屈指可数。我从文二十余年，有幸认识其中一位，他就是李元洛先生。李先生具足雅士之情、才子之笔、哲人之思和豪侠之气，他的文章给我们打开了现实功利之外的另一扇门，在那扇门外，是盛唐隆宋大元绝胜的人文景观。《唐诗之旅》、《宋词之旅》、《元曲之旅》以及《绝唱千秋》，四部煌煌大著，将千年的美丽、千年的雄奇、千年的忧伤、千年的苦痛和盘托出，对此谁又能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？

李元洛先生独具手眼，另辟蹊径，他的散文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，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合为一事，给散文这种极其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，不仅能使人产生真实的感动，而且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。细细寻绎，他的散文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质：

宋词之旅

其一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。今人读古典诗词，多多少少都会感到隔膜，主要是情境上的隔膜、思想上的隔膜和文字上的隔膜。李元洛先生破此屏蔽的高招是溯流而上，去寻觅原始诗境的活水源头。他欲追蹑李白的诗踪，则必登庐山观其瀑；他欲访求杜甫的旧迹，则必赴巩县谒其墓；他欲解开陆游的心结，则必入沈园勘其景；他欲领悟杜牧、徐凝的诗意，则必至扬州赏其月；他欲体验苏东坡的流放生涯，则必往海南儋州拜其庐。现场感能消除层层隔膜，在作者的强力牵引下，读者亦能身临其境，仿佛穿越了横亘千古的时空隧道，与古人作一对一的心灵交流。

其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。沃尔特·本雅明曾对知识分子有过一语形象的描绘：“眼镜架在鼻子上，秋天装在心里。”李元洛先生不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，而且对人类的命运满怀忧思，他的着眼点终归会落到现实上来。

“‘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’。地球存在极限，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，如果对大自然不深怀爱慕敬畏之心，必将领受它的报复与惩罚。地球是人类惟一的家园，人类如果不保护生态平衡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，不合理利用并努力保护水资源，‘泰坦尼克号’可以成为冰海的沉船，地球这艘‘诺亚方舟’，也可能会提前全船覆没。众人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人啊人，届时你飞向何处啊？有何处可飞？”（《唐诗之旅·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》）

李元洛先生具有欧洲“绿党”所具有的环保意识，他对人类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愿望之强烈，可想而知。子孙不肖，难道非要将屈原吟咏过的、李白赞美过的、杜甫



称叹过的、苏东坡激赏过的大好河山糟踏得一片狼藉，开发得了无风月，才志得意满吗？作者立足于古典精神之上，其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仿佛一柄利剑，而不是一把钝刀。

其三是视野开阔，学养深厚。李元洛先生的散文纵论古今，横议现实，无梗阻，无枯涩，无胶滞，无含混，无穷蹶，真能跨幽明之隔，通古今之邨。其主题涉及方方面面，议政则国族黎元，论史则存亡兴废，探理则曲直是非，言情则悲欢离合，谈艺则琴棋书画，赏景则雪月风花，大凡唐诗、宋词和元曲所侧重的主题，在李元洛先生的散文中都有清晰的投影。惟其视野开阔，学养深厚，旁征博引，议论风生，文章包含了海量信息，读者面对一席知识的盛宴，还怕没有好胃口和大肚量？尝一脔而知鼎味，下面的这节文字一定能使你大快朵颐：



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从中可以窥见人的心灵，它也可以传达人隐蔽的情意，所以眼睛的语言称为‘目语’。中国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画人像，常常几年不点眼睛，他的理论是：‘四体妍蚩，本无关妙处，传神写照，尽在阿堵之中。’而英国小说家夏洛蒂·勃特朗在她的名著《简爱》中也说过：‘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——时常是无意的，但却是真实的解释者。’李清照的‘眼波才动被人猜’，表现的正是‘写眼睛’的艺术，使读者数百年后仍觉得纸上有人……”（《宋词之旅·巾幗之歌》）

二百字的篇幅不算长，知识的含金量却非常大。读这样知性十足的散文，我们是不容易产生审美厌倦的。

宋词之旅

其四是语言富有质感。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曾说：“一首完美的诗，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，思想又找到了文字。……始于喜悦，终于智慧。”说到底，一篇好的散文也应如此，一篇与古典诗词拥抱的散文更应如此，单有饱满的激情还不行，单有深刻的思想还不够，首先它们必须附丽于卓尔不凡的文字，才能展现其神采风华。李元洛先生的作品硬语盘空，铿锵有力，以质感取胜。

“从古到今，官运亨通而文章不朽的究竟曾有几入？如果李白供奉翰林后从此青云直上，如果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一朝飞升，他们后来的作品怎么能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？对于一个民族，值得顶礼的不是帝王的陵寝，将相的门第，官员的高位，富豪的财宝，而是千秋盛业的文化和光照百代的文学星斗。……一千年后，和李贺同时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到哪里去了？一抔黄土，蔓草荒烟，长满霉苔的名字只能到尘封的史册中去翻寻，往日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，顶多只剩下墓前零落的石人石马的冰凉冷寂。而李贺，他扩大了唐诗的边疆，成为自己的国土的无冕之王，他的洗净俗调炫奇翻新的诗歌，至今仍活在众生的心中和代代相传的记忆里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骏马的悲歌》）

“杨广当太子时，为了杨家的天下和自身的登基还算有所作为，在扬州胡天胡地时，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，他常照镜对萧后说：‘我这颗好头颅，不知会被谁砍掉？’而好舞文弄墨的他所作的《索酒歌》，似乎也一诗成谶：‘官木阴浓燕子飞，兴衰自古漫成悲。他日迷楼成好景，宫中吐焰变红辉。’他在扬州所建的‘迷楼’，后来在兵乱中果然



可怜一炬，顿成焦土，那熊熊的火焰是为他送葬的挽歌。明知会杀身亡国，但却仍然在荒淫奢侈腐败沉沦的道路上一直走到黑，高度集权毫无监督腐化堕落就免不了败亡。这，也算是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’吧？”（《绝句之旅·烟花三月下扬州》）

这两段文字非常洗炼，雅气之中潜藏劲气，如同引满的弓弦，让人感觉到它内在的张力。有张即有弛，幽默无疑是文学语言最佳的润滑剂，对于较为凝重的大块文章而言，它的作用尤其突出。读过“三旅”及《绝唱千秋》之后，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，书中酸甜苦辣诸味的幽默一应俱全，而我最看重那含泪的笑。

“烟票可买的烟只有一种，即上海出品的‘勇士牌’，一角三分钱一包，人都饿成奄奄一息的‘病夫’了，却可以抽气冲斗牛的‘勇士’。烟云吞吐毕竟聊胜于无，不知是故作多情的自嘲，还是事有巧合的反讽？饥饿填满了每一个白天和长夜，辘辘的饥肠饿成了瘦瘦的鸡肠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青海青》）



李元洛先生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妙处很多，总之不离一个“实”字，实有其才华，实有其识见，实有其风骨，实有其良知，真可谓“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读这样的散文，你或许会忍不住由衷地赞叹：只有它们才般配得上那些千古流芳、至今余香在口的经典诗词！

我生也晚，李元洛先生长我二十八岁，平生风义兼师友，多年以来，我们切磋文字，议论古今，臧否人事，深相契合。当四部煌煌大著即将付梓之际，李先生嘱我作一

宋词之旅

短序。论文坛资历，我固然愧不敢当，论多年交谊，我则不遑多让，何况这既是李先生的厚爱，无疑也是我的光荣。

好书最能养目，也最能养心，愿读者朋友们的慧眼和慧心有福！

2004年盛夏于长沙梦泽园



文章不写半句空(代序)王开林 / 1

落英缤纷 / 1

源头活水 / 25

清秋泪 / 42

爱情的单弦琴与二重奏 / 54

卷起千堆雪 / 61

宝刀小试 / 80

月迷津渡 / 90

临安行 / 100

压倒须眉 / 131

千古英雄气 / 140

国士三重奏 / 161

钗头凤 / 178

永恒的二十七岁 / 189



宋词之旅

- 万里夕阳垂地 / 197
黑夜中的电闪雷鸣 / 206
隳括 / 224
巾幗之歌 / 235
怨曲·悲歌·丧钟 / 263
喜乐与哀伤 / 281
地久天长 / 290
永远的中秋月 / 303
爱情五弦琴 / 320
美人·隐者·烈士 / 344
千古凭高 / 362
一去不还惟少年 / 382
请君试问东流水 / 410

后 记 / 429



落英缤纷

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善于命名的民族。大而至于家国，小而至于个人，都必须先行正名，而且往往是锡以嘉名，冠以美号，以祈求多寿与多福，喜庆与吉祥。

在文学艺术的天地呢？以古典民族音乐而论，那些“中国名曲”都有美视而且美听的名字，如“百鸟朝凤”，如“潇湘水云”，如“空山鸟语”，如“彩云追月”，不仅可以照亮你的眼睛，假若你已经有些眼花，而且可以敲亮你的耳朵，假若你已经有些重听。我常常忽发痴想，那些乐曲的命名，必然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伴随，如果不止是听曲，而且可以循名追溯那些曲调取名的故事，如武陵人之追溯桃花之源，那就好了。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“落”有“开始”之意，“落英”即是初开的花，继唐诗之后的宋词呢？宋词的词牌多达八百多个，你还没有听到词人与歌女的歌唱，那些美不胜收的词牌名字啊，就早已在你的眼前



宋词之旅

迎风吐蕊，就早已美如缤纷的落英了。

烛影摇红

“烛影摇红”，多么美丽的意象和意境啊。一看到它，善感的读者也许就会心旌摇摇起来，不然，本世纪初期的作曲家、民族器乐演奏家陈天华，在前后创作多首二胡乐曲时，为什么会以它做其中一首的名字？为什么会让这支乐曲在他的弦下如怨如诉，至今仍摇撼千万听众的心？

现在早已是声光电化现代科技的世界了。暮色始临，华灯初上，这华灯已是现代的电光而非古代的烛光。当暮色苍茫时，城市更全部被各式各样的电灯、彩灯、日光灯和霓虹灯接管，到处不是明如白昼的坦白，就是若明若暗的暧昧，到哪里还找得到古典的烛影摇红？温馨浪漫的烛影摇红？令人远离尘嚣世俗心驰神醉的烛影摇红？除非是你拒绝现代的文明，有意燃点一支或几支红烛，为已逝的岁月和清纯的古典招魂。

“烛影摇红”这个词牌，还有许多别名，如《忆故人》、《归去曲》、《玉珥坠金环》、《秋色横空》等等，但诸多别名都远不及正名。这个美丽的词名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宋代王诜有一首《忆故人》：

烛影摇红，向夜阑，乍酒醒、心情懒。尊前
谁为唱《阳关》？离恨天涯远。 无奈云沉雨散。
凭阑干、东风泪眼。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



庭院。

据宋代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说：“王都尉（诜）有《忆故人》词云，徽宗喜其词意，尤以不丰容宛转为恨，遂令大晟府别撰腔。周美成（邦彦）增损其词，而以首句为名，谓之《烛影摇红》。”宋徽宗政和七年（1117），周邦彦进徽猷阁待制，提举大晟府，已是花甲之岁，但才情不减当年，精通音乐的他，依照《忆故人》的词意，作了一首新词，命名为《烛影摇红》：

芳脸匀红，黛眉巧画官妆浅。风流天付与精神，全在娇波眼。早是萦心可惯，向尊前，频频顾盼。几回想见，见了还休，争如不见。 烛影摇红，夜阑饮散春宵短。当时谁会唱阳关？离恨天涯远。争奈云收雨散，凭阑干，东风泪满。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深院。



周邦彦的新作，不知是否使那位后来成了金人阶下之囚的多才多艺的天子满意？他的翻新之词，章法于严整之中又饶多变化，写人抒情更加细腻入微，而音律之曼声促节，抑扬有致，更是这位音乐家词人的当行本色。

不过，我更为欣赏的，是一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《烛影摇红》。南宋洪迈编撰的笔记小说集《夷坚志》，记载的多是市民生活、神仙怪异和佚事遗闻。在《夷坚志补卷二十二》中，记叙了池塘中龟精所化的“懒堂女子”，她夜

宋词之旅

来晨去，临去时留给与之相好的舒姓读书人一柄绢扇，其上有一首缠绵悱恻的《烛影摇红》：

绿净湖光，浅寒先到芙蓉岛。谢池幽梦属才郎，几度生春草？尘世多情易老，更那堪，秋风袅袅。晓来休对，香芷汀洲，枯荷池沼。恨锁横波，远山浅黛无人扫。湘江人去叹无依，此意从谁表？喜趁良宵月皎，况难逢，人间两好。莫辞沉醉，醉入屏山，只愁天晓。

神仙鬼怪当然是不经之谈，但从中可见如诗之在唐，词在宋代也十分普及，似好风之吹遍大地，繁花之盛开原野。许多名篇家弦户诵，笔记小说中也有词为证，开明清小说中以诗词表现人物演绎故事的先声。

我生逢现代，儿时与桐油灯为伴，少年与煤油灯结缘，长大后才蒙电灯照耀，大学时代更曾在阅览室日光灯下拜读闻一多的《红烛》。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夜，原籍湖南衡阳离乡别井四十年的台湾诗人洛夫，忽来长途电话。当晚适逢停电，我在匆忙中点燃来历不明的半支红烛，在烛影摇红中，洛夫询问湖南是否下雪，因为他已多年没有重温过故乡的寒雪了，我告诉他故乡正大雪纷飞，而我正燃点一支红烛和他对话。今夕复何夕？共此灯烛光！洛夫灵感忽至，他说要赠我一首长诗，题目也已想好。那就是随后完成的《湖南大雪——赠长沙李元洛》，诗的开篇即是“君问归期 / 归期早已写在晚唐的雨 / 巴山的雨中”。他该是由



我的红烛忆起李商隐的那一支西窗红烛吧，诗中写道：“今夜我们拥有的 / 只是一支待剪的烛光 / 蜡烛虽短 / 而灰烬中的话足可以堆成一部历史。”我在吟咏之余不禁悠然遐想：现代的烛影摇红啊，摇啊摇，摇出的是唐诗宋词的嫡系子孙，摇出的是一首现代的佳篇绝唱。

雨 霖 铃

仅仅是风中的铃声，就已经够撩人情思和遐想的了，如平常院落檐角的风铃，如宫殿寺观檐前的风铃。李商隐当年咏叹齐梁两代统治者荒淫亡国，他借古讽今，讽刺唐代帝王的重蹈覆辙，其《齐宫词》就有“梁台歌管三更罢，犹自风摇九子铃”之句。风中的铃声已然如此，那风声复兼雨声的奔亡道中的铃声呢？



唐代天宝年间，渔阳的动地鼙鼓敲破了唐玄宗燕舞莺歌的好梦，仓皇中他携杨贵妃离开长安而奔往四川。马嵬驿之变，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与皇位而只得忍痛“割爱”。进入蜀道之后，大雨滂沱，杨贵妃已经作了替罪之羊，唐玄宗的安全危机也已过去，他难免愧恨与怀念交集，泪水与雨水齐流，更何况在长时间寂寞与颠簸的行进途中，那风雨中车驾上叮叮当当的铃声，轻一声重一声，兀自敲叩着他内心的孤寂与哀愁。闻雨霖铃，长于音乐的他，大约是在剑州桐梓县的上亭，采其声为乐曲，命名“雨霖铃”，令跟随而来的善吹笛箫的梨园弟子张野狐吹奏，于是这支